



2032



國朝文類
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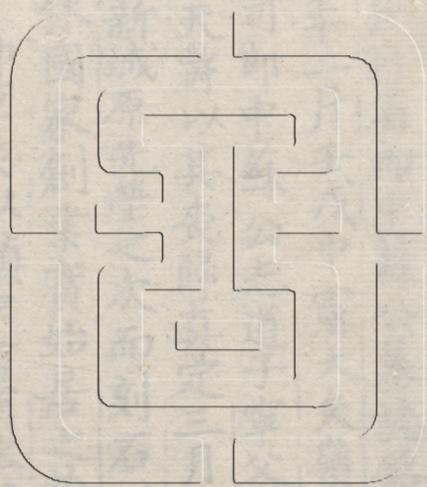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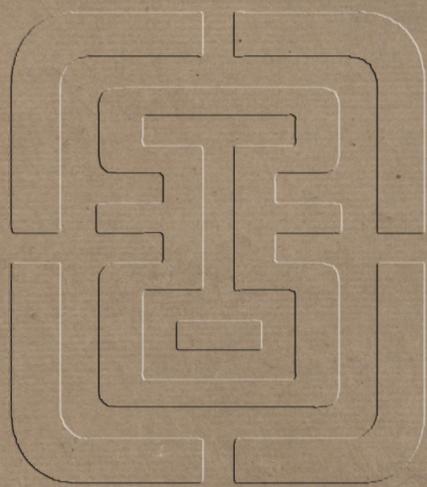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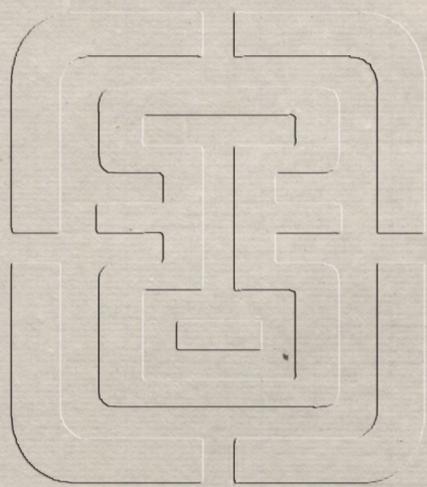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國朝文獻卷之五十四
延祐七年
有左右司
戊辰子
新市柳新
北道縣
相出
今京師
以文曰
平于京師七日
北等處
乙酉葬
用物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四

墓誌

嶺北行省郎中蘇公墓誌銘

虞集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
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
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
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
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為萬里
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為其省丞
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

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畊植比於土著羊
牛馬駝之畜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
塞蒙被溷照咸安樂富庶忘戰閉轉徙之苦久矣
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
知計所從出人木震恐竝塞矣散會天大雪深丈
餘車庖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赴和林乞食或
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晷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
率惟怯傾辭不慮往獨蘇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
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飢者明日告
其長曰慎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變無

甚費失上下因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
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
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
民與軍皆君之赤子賑民飢將乏軍興謹儲之則
坐視飢者之死不得已飢者急在旦暮已擅發願
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
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
聞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飢且下令曰有能致粟
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
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即給直賈運踵

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
鉗制以相承吏守之不改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泥
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
對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樽節
謹惜非爲已私王幸察亦無以爲罪皇子安王是
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
傾橐償其賈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
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
五人當坐省府論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
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設當坐猶當用

詔書審覆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
其事中書省刑部議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
公明決有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
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
乃即孔子廟廷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
至夜乃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
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
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
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
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

為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為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冤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

合其徒數萬凌轅州縣為姦利不法者能為明其註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省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鞫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為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

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
金而獄未具者能黜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
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辯庶
弟之誣其兄而奪其官者總計之益未嘗一日苟
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
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
工作計最刑賞伐閔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
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違以他道進士公卿
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為政
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才智操略志在用

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
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
便利為警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
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咲不妄交為
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闈門不
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
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奉輒買
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
之欒城人再從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
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

妣吳氏贈真定縣君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五人四人夭其一夭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女三人適勸農司使宮天楨次適真定醫學錄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昌文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群公好善已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

而昌蹇蹇舒舒何行弗戚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弥光以亨頡頏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從執以書孰害其人據義扶除天子德音元戎徃布曰尔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相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繒幕府維寂邊人方懷公不少畱見用駸駸而疾不瘳炎炎弗趨寂寂弗變當爲而爲當辯斯辯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勤本於儒儒行吏師

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乞蹈
之豈惟官成勗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
以傳在此幽宮

熊先生墓誌銘

虞集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為豫章望族祖文
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年生先生先生以咸淳
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事郎寶慶府僉書判
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
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畱公夢炎固已為

內相尚書而王君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
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
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
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
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
而不狃儒者倚以為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
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
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無所
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為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
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

於孺子宅東北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為學官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為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者以其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之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叅政徐公琰李

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為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州廬陵為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為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為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為故其為教有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州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弦雅瑟而聞歌以為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

容先生懇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為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為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為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吾門不可而後舉江南三行省皆卑辭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為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為言後得周

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祀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以先生為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孫男曰昶昇昉棟生寅生富以是年十二月望日葬

先生於豫章城南石馬之阡太古與其門人今陝
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余貞曾翰等使以書來
京師求銘集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
年生友誼甚重集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
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悲賦二篇
命集書之蓋有所屬集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
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脩
能興遭宋止抱器求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
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弦我則不聞欲

知先生視茲刻文

牟先生墓誌銘

虞集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
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
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
大理少卿獻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
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
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
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
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交

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幸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丞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

洪雅尉今固當尔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爲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畱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爲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荅畱尚書愧之旣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之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

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
右見者感服一以爲師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
不能盡傳行于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
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
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
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
聞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河江之決不極所至不止
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簞
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
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

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故
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
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
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
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
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
程出也女四人長適蘄州路儒學教授眉山陳琛
次適建寧路總管府知事河南雲謙次有疾不嫁
次適安吉殷天錫孫女四人先生卒於泰定甲子
三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五月乙酉墓于湖州

烏程縣三碑鄉允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集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蓋及我時爲我著小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某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勝書來請銘曰先生之志云尔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託之以言是有以處集矣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

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寶箴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作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粗工有餘而歲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故贈瑞安知州王公墓誌銘

虞集

昔我 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故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

書翰則有故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
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
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蓋上於繪
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
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
分縷折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負平直曲盡其體
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嘗爲大明宮圖以獻世稱
爲絕延祐中得官稍遷祕書監典簿得一徧觀古
圖書其識更進蓋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
符拜千戶總海運於常熟江陰之間焉泰定四年

夏部饒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
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
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

仁宗皇帝之遺恩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
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於
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
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
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事得官爲保義郎
數傳爲自強生挺挺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廿
五年卒時年三十五今贈奉訓大夫瑞安知州飛

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
其子也振鵬之兄龍孫爲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繫子之功效繇名藝

周母李氏墓誌銘

虞集

鄱陽周暉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
直應極實致之得爲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
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暉兄弟出篋
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
焉未幾遠方獻異獸曰麒麟暉作賦千百言上之

中書省丞相大悅以屬叅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
是時陳策進書獻歌頌者常數十人無所遇獨暉
見知時宰人人羨道暉矣一夕暉感異夢旦而治
歸明曰兄姑雷幸有以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
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爲之喜
而起後六日廼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暉聞
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爲榮而爲感
若此惟先生辱爲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
而悲之爲次第其語云暉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
沙堤其曾祖松善爲生以資顯祖時榮父天驥以

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尚書有能聲及得內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遣暎明從師而無牽於愛暎故能以卒業聞子三人暎明其幼祿女二人其婿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橫山其墓處也銘曰
有肅兮閨門子森森兮孔文桺有饌兮醴有尊不
少延兮誰怨樂茲丘兮勿讓

為美縣尹王君墓誌銘

李源道

君諱惠字澤民姓王氏世居中慶之晉寧後徙滇遂為滇人曾祖考諱世燮氏有土嘗領布慶考諱

連襲職天兵南指以其衆內屬妣張氏君軀幹魁偉識字書敏官事始為威楚屯田大使增糧萬石第上其功至元廿五年雲南行中書省選主定遠縣簿三十年遷武定路祿勸州判官大德元年調霑益州判官招逃民二百五十四家三年調馬龍州判官四年擢中慶路昆明縣尹階將仕佐郎用行中書左丞劉公之薦也省檄慮囚多所平反在縣大興水利安集流民為戶百五十有一五年遷同知路南州事至大三年調同知永昌州事明年改石平州判官階將仕郎曲靖戶田有隱金穀逋懸

省檄君往括治考覈虛實區別蠲徵人稱其平延祐二年省議昆明壯縣再除為尹明年改宜良縣尹階承事郎嵩明有獄五年疑不決御史屬君推按得情免死者十餘人六年遷仁德府為美縣尹兼勸農事修孔子廟以館來學時君年六十於滇城營江頭別墅將請老不許省復委推事建昌麗江諸道至治元年夏五月涉金沙江渡瀘水感瘴疾殆輿歸二年秋七月一日疾革越五日遺訓子孫忠孝喪禮一則古母從變俗語畢而逝年六十有二越八日葬昆明普陀之西岡三要皆張氏子

男十人曰明沅江路摠管府照磨曰昇仁德路儒學教授曰慶習國言曰忠府學生曰益監稅曰某曰海曰良曰讓曰某未仕女四皆適右族孫男若干人既葬諸孤仵書乞銘其墓嗚呼滇南之壤地大矣自歸我職方氏六十七年朝廷置省憲以控之官府章程文物品式幾與上國齒振古無以侔也然其人如勞深靡落相倚為習獲懷喜爭尚有禮義所不能盡化者萬里走書為其先求不朽計如王氏子者能幾人哉予嘗廉部徵南蓋悉其為人方以變俗為事乃不果辭銘之以為南人勸庶

幾有聞風而起者銘曰

維南有滇限邛夔皇風遠被為樂國生斯牧斯揚
乃職半刺六州宰四邑民鴻勞止我為息獄犴有
冤我為直天之報爾亦云極子孫熒熒孔蕃殖喪
母因俗古是式遺言四方可作則矧乃要荒阻重
譯西岡之麓即藏室永垂厥聲有樂石

安定郡夫人王氏墓誌銘

馬祖常

夫人王氏故贈翰林直學士安定郡侯胡公諱某之
夫人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彝之母也
世為浚都鄆陵人父諱真伯始宅安陽兄諱鼓由

地官屬出主襄陽穀城二縣簿夫人在父母家時雖
鍾愛於其親而食與衣常後於兄嫂及歸胡氏事
安定公持婦道終其身無懈容親紡績組紉之工
弗好世之後靡華飾以儉以勤相安定公家政卒
能有成慈睦仁祥族姻茆之夫人有子二人長即
治書次規業儒山東憲府辟署書吏補典寶監令
史治書甫壯夫人謂安定公曰是兒資穎悟可令
蚤就學也遂求經師講先王禮樂詩書之義善屬
文未冠令譽日著起家為大都儒學錄大都四方
髦俊輻湊於是治書學益碩大名益光顯矣省臺

交薦于上歷監察御史右司都事左司員外郎工部侍郎丁安定公艱吉服浹月即拜今官使者及門致禮意敦請治書以待夫人榮養爲辭夫人曰兒來前吾有訓汝承吾志吾逮事舅姑汝先考及我教汝胡氏之宗事其在汝乎今國家命汝爲臺臣西南四省四憲之評議屬之汝其速行毋以我養爲辭焉治書上事半月夫人訃至徒御不戒號泣東出及安陽喪次銜哀具書告其友馬祖常曰彝不孝先妣安定郡夫人以至順元年六月六日卒將以七月三日祔塋于先考安定郡侯之墓里

人杜愚爲之狀矣請吾友爲埋銘以刻之嗚呼人之生有男女焉幸而爲男子或有所樹立於世則不與百物俱盡幸而爲男子矣無所樹立使人惡之惟恐其久生而何死之恤也夫人女子也爲女而能賢爲婦而能孝爲母而能慈從其夫子有官有封其所樹立殆過男子矣宜乎富貴壽考享厚生之福也歟祖常與治書同學古文使爲銘義不讓迺銘而授諸來者銘曰

在相安陽有貞慈母啓封湯沐賦安定畝煒其輝光夫人象服柔嘉有儀百履于福少也稚弱玉節

閨房歸于夫家組紉含章教子俎豆不繫于遷弗
雕其全而人咸天詩書禮樂六藝之師起其施施
居其孜孜迺成治書懋官臺臣又成典寶克昌克
寅克昌克寅亦既多淑善後無疑譬被種桂我稼
則穫且庠錢罇洄泉出山紆流相西鬱鬱栢松蒼
蔚之濟允矣安定幽宮是域夫人附之協其龜食
孫子爰殖我銘不泐

桂陽縣尹范君墓誌銘

揭傒斯

大德中勲臣楚國公之季子帥湖南有所愛掾廬
陵范君元亨其強敏之才廉平之節風動千里人

不畏帥而畏元亨時余在長沙數與之遇而不敢
一詰門恐溷君也後二十七年會其從子匯于京
師則君沒十年矣乃錄其行請銘君諱元鎮字元
亨其先蜀人今居安福之清化里祖巖生二子皆
爲太學生季曰景材是爲君父君早孤母劉及其
兄元方教育之至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舉廉能
爲江西憲掾居五年去之京師辟徽政掾又辟大
司徒掾皆不就元貞初詔求能書金經者君在選
中經成補湖南掾秩滿授瑞州稅使改武岡錄事
攝綏寧令進郴州桂陽尹累階承事郎卒官君所

至當官而行無所阿避祿入不足則歸賣田宅以
給之徃徃初多忤而後反見知者其行事之尤著
者則在帥府有田千戶者死其子曰田芑芑幼弱其
弟田仁襲其官獲其業而奴畜芑芑長愬于有司
數年不決事上帥府復多右田仁君抱牘方力爭
帥怒目左右摔君且下吏梁木壞幾壓帥帥乃止
田仁恐求援行省權相數日使逮君甚急且喻之
曰汝不用汝頭汝來汝愛汝頭勿來皆謂君徃必
死君竟徃極言田仁罪反覆無所顧不能屈乃與
芑在武岡民張氏欺胡氏寡弱占其產倪萬戶脅

張惠以罪取其田皆奪而歸之許文炳兄弟爭財
二十年不決召其兄弟涕泣而理喻之許乞罷歸
在綏寧王永明誣舒八殺人實藍姓殺之求明伏
辜諸峒饑疫大起死者過半下令寬征賦以卹之
諸峒嚮化在桂陽民白有盜其牛者蹤跡無所得
方疑所捕二猫噉牛耳鳴號于庭求猫主索之果
得牛立命償其牛而正其罪且桂陽側陋供給與
大縣等民力彫耗一以寬濟之故其卒也民無遠
近皆縞素會哭哭盡哀猶不忍去前後被行省及
部使者檄詰責諸郡邑凡三百餘莫不稱允而不

及大用以沒悲夫君之卒實至治元年十月二十
有五日年六十四以明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墓
所居東北龍唐之原初娶吳氏再娶劉無子以兄
之子肇開爲之子年六十一乃得子曰性傳女三
人長適大都路固安州儒學正劉蒙德次適徐經
遠次適蕭信之孫男三壽駿文豹天霓女一銘曰
此孳孳稱所施而止於斯彼魏魏兮

曾秀才墓誌銘

歐陽玄

秀才曾氏子一漢旣沒於江南其兄德元在京師
聞而哭之慟知其墓有時奉行述乞銘於歐陽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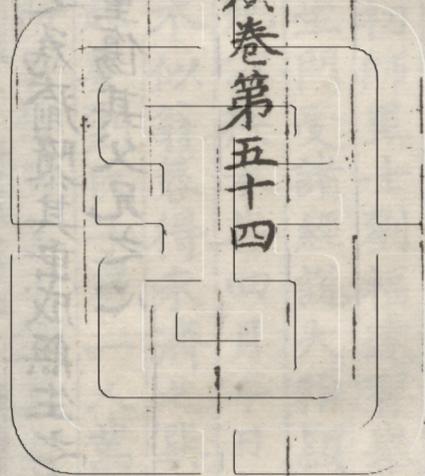
拜且泣曰人之生苟有德慧孰不願有辭於永世
也弟一漢實曾氏才子弟今不幸短命父兄不能
續以長願得先進一言以傳庶幾猶未死也玄聞
其言惻然乃序而銘之曾氏永豐顯親里大家一
漢字明善本曾似翁第三子大父悼其兄之子似
俞蚤夭無後以繼之大德十年丙午五月庚午朔
生天曆三年庚午五月癸丑朏死是月戊午改至
順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一漢五歲讀
書數千百言過目成誦少長無童心年十二三能
文十五六頎然長以弁不尚浮靡不事貨殖篤志

道德性命之書能服行其言事父兄善交朋友信
遇宗族鄉里之長老恭未及壯有學行辭意廩廩
趣老成人初師里士劉福遠習舉業精熟尋執摯
臨川吳先生門受諸經說大稱穎悟年二十有五
病痰喘以死方疾未甚四月十日有厲風從西來
拔並舍大木似翁簷得未濟之巽心疑之不逾月
一漢乃不起妻劉氏子男一人萬奴財四月而孤
行述似翁所自作其文不勝哀有甚於德元言者
嗚呼爲父兄鮮有不愛其子弟者論才不才恩義
有不相掩者一漢死父兄若失希世重寶不能自

存嗚呼一漢貞佳子弟矣乎銘曰

麟之不角麋不如殞匱之不翰殼不如殿奪其有
據無與之爲菴墮其垂成無生之爲寧坎而深樹
而糝無重傷其父兄之心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四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五

墓碣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銘

姚燧

觀漢諸碑凡門生爲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蓋本樂恭子民生於三父生師教君食惟其所在爲言又列郡邑姓名字官人出幾何錢於碑陰多至百人或倍之令人每興今無古者篤於其師之慨至大己酉燧長翰林之明年國史院編修官東平蔡文淵狀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質求表其阡以君之再入成均橫經丈席者嘗數

百人礮石所資一不借人出二子獨加異乎古豈
不於在三足拔浮俗斯時耶君諱安上字仲禮其
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采其世考府君某隱德委
吏斗食自指生君八年而不祿妣李夫人撫君誨
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燦離孫不
可以貧廢學感聖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
聖學暨其長也尊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
冠齊邀及出接物一誠以和郡無少長相謂不字
咸稱先生學積其躬道行其家化及其鄉府臣歸
高薦名于朝勅教中山是府多士求親輝光馨歎

欲聞鼎鼎其來服縫掖者將半齊魯庭臣善其職
士有聞用以職民主禹城簿壓於爲監爲令與丞
刑或過中必揆以義馴馴上說不使黥涅妄加疑
盜廢棄永世仁譽旣章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
未竟必檄往治裁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迎若
事大吏徵爲國子博士以其平昔自律爲先蚤作
晏休誨誘諄諄發蒙䟽疑立懦尅剛各因其才矯
拂於善黨坐羣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扑
成均作則井然有條即升監丞再丞太常
世祖賓天成宗繼序圓丘請謚太室升祔凡厥禮

文酌古損今皆所訂措元貞之元拜監察御史京師地震上疏曰君失其道責見於天其咎在內庭竊干外政小人顯廁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為陰乘致靜者動宜兢兢祗畏側身修行反昔所為以盡弭之之道其說累數十百言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於言者遂委印去反關其家著書自怡尋起為國子司業時已疾矣顧言其子治喪無用二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廿有五日卒年五十四塋府城東南崔丘里為文一本理義辭旨暢達不為險譎非有禪世教者不言有

東菴類藁十五卷故江西廉訪使趙秉政板之行世矣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乎哉其不年者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侍經筵職絲綸謀廟堂為憾嗚呼夫既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有德有言足矣奚必兼彼數者始為至耶夫人李氏貞順柔嘉姻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翊去尉東明自致終喪亦足彰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兄羽有文行蚤世銘曰

孰不曰士于學始志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君敏脩篤行鍾鼓衡門益大其聲勅起布衣于定

敦教祁祁縫掖來則來效再主禹城薄領勾稽不
枉刑墨仁聞日躋蒲秩而招入為胄監由博而丞
俊髦是範轉而奉常禮文斯綱或革而因酌損用
章遷拜御史為帝耳目言責塞求龍鱗逆觸一不
見入納履而行反關立言行後是程方徵司業年
過知命遽啓手足理也莫竟短者已而其長斯存
何以貞之石有誄言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銘 姚燧

彥隆始由太原徙行至河內致其父書魯齋先生
願游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凝得

操几杖主凝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召北
矣尋由避宅左揆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
貴胄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
韓思永蘇郁自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凝
燧燧自河內劉季倫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
太原十二人者皆驛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
去而先生亦浩乎其歸乃奏有尚與公從仕郎國
子助教昔者貴胄友也一旦能橫經下心事之為
師屬非其道聳是曹不可得其馴然北面俄侍
裕廟東宮公為講鄭伯克段于鄆已講而出

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國史院編
修從仕郎仍助教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發阿合
馬賊國諸不法彼顧誣公糾摘非實捕送刑部獄
引隣婦有色者教誣公嘗竊往來怒隣婦力明其
無有鞠之墮孕而事始白又糾鷹師西京宣慰使
倒刺沙以已憾殺其幕僚凡是皆庸懦縮首危者
而峻風節者咸偉之出兪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
司事燧亦爲其道副故得詳西土所爲其按歷皆
分險僻荒寒諸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緱麟葭丹
塗經龍門西河絕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

遣導者先之有來騎使駐之寬所卒至則兩不可
班視燒棧猶車衢也如是之地皆周焉制度卒有
反者不即覺捕惟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
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識仇也問曰所懷何書濟民
給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往
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繼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
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括馬其州館鄰墻
也聞獄吏呵問終曉得公姓名歎曰世有克勉其
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見陛下當首聞公
竟白濟民無佗特杖其給仇非宜言者公位憲諸

臣等奉命卷之三
君下會王相府伯不花右丞勲臣子開省京兆特
異禮公其按臨諸司皆拱聽者改僉河南河北提
刑按察司事臺檄檢覈中興鈔庫中興故李夏都
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事始聽東任公又走沙莽
往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副程思廉發數縣民
完堤以捍河水罷當暑賦民牛車轉粟入淇又改
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趣裝其考已疾行
至衛而卒公與兄楹即藏衛西輝之蘇門周卜村
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即教授于輝
明年燧召直翰林感其毀瘁骨見衣表弔哭之子

其徒數十人拜庭進退朋讓賓敬之道囂囂然先
生成法也為嘆曰嗚呼燧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
以善及人如是明年燧疾滿告歸鄧而故司農卿
侯爵託語彥隆或河南北農副制下必墨練以出
世議隘薄自便非時燧傭車過衛不可畱不得身
見為書語其然聞坊督課有績其妣亦卒附其考
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己丑秋八月三日年四
十六卒苦廬嗚呼學可以範世行可以礪俗而已
是哉夫人賈也以燧平昔善公錄河南北道勸農
副使苟宗道埋辭求銘神道每一讀之一投淚擲

國朝文獻卷五十五
六
筆數年終不能叙其事去冬以史事又召入翰林
過輝夫人祈世母夫人為言持幣泣請且使其子
覃馬與游其門者庭拜燧還其幣曰吾無荅吾亡
友者以是佐刻石須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使婦
人如是切切惟恐沒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
棟考天祿雖官而不顯居頤樂堂號頤樂先生唐
白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君孫勝白公
見殺於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裔孫起為秦將封
武安君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公
豈其苗裔耶銘曰

聞古五十年不稱天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不篤
耶得譽先師道不行耶

裕廟嘗知職不舉耶三憲著效力不本耶耕播之
教況冠獬角敢言人難彈射柄臣聽者毛寒猶杖
其外未及其內視親于喪觀婦于介廉一匪善廉
一可涼非我友私月旦章章嗚呼白公耳孫猶令
其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盛吾賢盛位者
衰盛賢日延有方其跌有刻其首碣石阡隅千祀
無朽

河內李氏先德碣銘

姚燧

至大庚戌鄒王府長史兼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
匠都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雲漢狀其祖潤文
王使懷之利用庫日民調商征之入吏祿公須之
出不遺於受不僭於發如他人侵蠹以溢其家負
而責償罪沒產者皆無之與交人以誠御下以寬
禮賢樂善者求表其阡燧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吏
亦下士也所可筆者豈專由孫貴耶蓋鄒王之考
初尚主

世祖再尚主 裕宗自稱晉王克用裔孫為置守
冢數十戶於鴈門禁民樵牧由分地在高唐即是

進爵為王世居靜安黑水之陽為廟以祠孔子元
貞始年表賀聖節獨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惟
恭今臣其子觀其所事者賢若不可辭矧有大此
者懷之為州

憲宗大封同姓初國

世祖于秦以戶寡益封之奎元之末以封其孫
順宗既之國未至疾返 成廟賜名懷寧以王

今聖時方撫軍于北

皇太后儲呈往居者二年則懷為三聖龍潛之地
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為下士是邦者當宜

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不必言矣卒以大德乙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垂絕猶念惟恭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願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鼎從信孫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懷聞其好學慤有立志遂與偕北即壻其家進之於王王甚禮之言無不從事必見咨妻卒賜楮緡二千五百為娶元氏子季惟寅銘曰

荀卿子言臂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可用為君方惟懷為州河之陽實為三聖淵龍鄉其間下

士雖守藏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參攀鱗翔況復有孫翼賢王遠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彊何畏潛德無輝光

故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銘 姚燧

維蔚州蜚狐趙氏系不可遠本繇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秉政而上推得二世祖崑金帥府評事卒塋其鄉二子珪瑁珪將萬夫戍蜚狐後遷刺蠡州雷瑁在鄉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之從太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守破殺王悍將蕭大夫王恚欲阬城公請以身贖母

兄死王哀之併全蠡民以戰績每最進冀州元帥
虎符復推與其兄廷議多其悌讓改公冀州軍民
總管別錫虎符入覲受知 睿宗承制監易州再
遷行省中都金平監中山府當 憲廟世
世祖方淵龍收召聞望之臣求治道之宜今者置
經略司于河之南宣撫司從宜府于陝之西行部
于秦都漕于衛東西二千里道不拾遺而刑則今
中書右丞相之祖封國政施民散最號弗治求潛
藩制官惟歲入其貢賦爲置安撫司後邢易爲順
德升州爲府乃以近故太師廣平王從祖脫兀妥

與公爲斷事官位安撫上公年盛強俾與開國勳
臣苗胄爲友則潛藩期任公者已不小矣

世祖踐極制監真定路位總管上俄遷順天路宣
慰使肇置四道提刑按察司以公使燕南河北轉
使河北河南累章請老不可年七十九始聽歸卒
年八十三以監中山有田朱固鄉不返塋飛狐即
塋是鄉堯封原亦昭時崇顯壽考人也夫人既同
享有其樂公當不恙亦以官植業順德盡析秉政
夫人從養及子貴食其祿以終年八十二不及公
才一年何壽考萃是一門哉因惟女子子天父天

夫者也父不能必子之貴能之者夫子焉耳而難其全今之儲才將相係望海內者每在乎風紀之官夫人以提刑使之妻而母廉訪使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彼奕葉襲芳不隕世德夫人之功亦鮮儷哉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為萬歲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原可為今不敢氏夫人而君君之凡其不反葬中山即別塋順德李馬村若不同穴記稱合葬非古也因求之吾家雋州都督文獻公開元宰相考也塋陝之峽石百官咸會焉

及妣夫人劉卒則塋萬安山萬安嵩高西趾去峽石二百里耳以唐相之貴月入俸錢三千緡有力不足於至哉則不合祔者亦從古也今秉政斯兆未必始亦由此燧以其於古有徵為發之夫人生三男二女男秉政秉彝秉袁女適焦簡周某孫男女九人秉政又曰吾他日亦域是嘗聞諸師古人不諱死惟不趨取死之途今之人鼎鼎焉惟死途之趨復若諱死亦惑哉如師之言則秉政不徇流俗語身後事於其生亦庶幾古達者也銘曰襄國所直趙南魏北其西太行冀方四塞求田惟

良宜莫如襄衍沃平平千里其疆生家其間沒即
斯瘞奚取日者風水焉泥孰陪平原如阜而尊左
之右之昭婦穆孫天厚其門既壽既祉流澤淵淵
未艾來只世生顯人如夫如子

故金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銘

姚燧

燧還吳中過廣陵日今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
初請曰吾祖靖肅公顧言以吾曾祖甄官署令即
死所藏亂離失其處他日必虛爲丘先塋石載其
事無使吾先人魂遊傍徨無所於歸而一善之或
遺也子義爲銘隨又遣其少子可亨挈舟廣陵五

千里追之襄陽不及返而及之鄂授其考所輯家
塾記曰掇是事銘嗚呼確哉遠而勞焉迺本之曰
魏氏繇唐相知古子林刺朔州子孫居桑乾桑乾
爲今弘之順聖遼有延恕者生中奉大夫守成中
奉生通奉大夫餘慶通奉生堯峇館酒使子貞堯
峇實生甄官署令君諱允元改德元字信之甄官
生進士特賜及第笏特賜生思廉即記家塾者思
廉生初初生翰林修撰必復可系者是九世其大
于金繇堯峇弟資德大夫參知政事柱國鉅鹿郡
開國公子平相世宗致治隆平祖考中奉通奉再

世官皆以公貴贈堯荅及子隴右令景元甄官與
逸其諱一人再世官皆以公貴廕君始監順聖酒
改弘州酒使鄧州權使抽稅設防有方與宜平不
增歛姦無走匿額有贏籌民不苛之入副堂厨庫
又爲使改文繡上林兩署令同知易州入令裁縫
署改令甄官署以卒年六十三官止廣威將軍夫
人高氏七男笏玳瑜琦玠璠玉琦太中大夫行部
侍郎玠朝列大夫延安司獄璠翰林修撰今謚靖
肅公與特賜皆以明經進士官玠懷遠大將軍耀
州庫使瑜監豐利酒皆廕官玉進士未祿卒二女

一歸同知荊州節度使事秦德美一歸其鄉右姓
孫氏君究心本富計田疇第舍牛馬雜樹直可爲
錢千者五萬歲入粟爲石者三萬歲抽五十一爲
七子求師取友須令節休旬大集衣冠令枚誦所
業覈其進惰已則鴈序立前侍飲前修聲輝耳目
漸涵化淪其心繇是成德達才多萃其門章宗甚
嬖李妃夫人視妃母正姑也數召通籍禁中不可
後從秋獵易州君方除道橋諸水復召曰吾思與
若舅第語久矣終不能一致今行之所在是而夫
子倅是便且時也無終見避之深夫人以君出不

敢專行俾子瑜請之亦不可曰是家膏也親將汚
人人有爲不善者不畏取戾府縣惟憚君知兵興
下令急甚敢有舍奴婢亡命不告者梟及其鄰人
猶利其傭輕私役之覺則殺以滅迹或致大獄君
時鄉居聞有出入非常者召問得情嚴其錮防書
致其主歸之約示薄威以懲其再無殘其生終不
語其主以獲之誰舍所也比卒免家僮久故者民
之作詩與斯世訣沐浴冠衣揆日而逝君之孝友
天得非學其使堂厨以鉅鹿公子叔元未仕曰大
臣子故屯其膏澤不見及耶三求推所居官縣官

以故事無有不可又恤其無子以靖肅後之靖肅
又無子顧言後初則甄官子孫世世圖報鉅鹿者
何如也其家塾自序曰繇吾季曾鉅鹿輔政茲降
修仁潔義可謂曰久任之達者列品而九不過中
中天嗇爲報將待夫後之人耶最初之仕外僉提
刑司事爲副爲使入爲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侍
御史御史中丞三十年間風憲之官無不揚歷司
清議者猶太有期曰將不已是於今嗚呼自序君
其知子哉矧必復於靖肅公克世其官可大可久
與事學行嶷嶷可述銘曰

反覆觀先民吁可哀積充報銜身期後來門令容
駟馬堂三槐必貴於天者如取懷惟中奉亦然祥
用獄至鉅鹿再傳既鈞軸官不私其子甄官承承
三遜其季叩莫讐又仁一厥毛祀修撰繩官以祀比
言祀則大以今修撰孫後者再小宗既顛蕃大宗
賴藏偶失故所魂依依招之從先墓來如歸黜
桑乾原終天地碣孰華其丈大史燧

翰林修撰致仕董先生墓碣銘 元明善

揚州總管王君結余友也駟過其家中山授余崔
助教詠狀曰此結師也幸公銘俾諸孤刻之墓神

道是不沒吾師矣余以義不得辭諸總管則取其
狀讀之曰先生姓董氏諱朴字太初隱居五十年
壽八十五以卒嘗為陝西道按察司檢法太史院
主事俱去之集賢院臣奏其賢特授翰林修撰承
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致仕先生之學
蓋明理為本篤行為要最其所至則文雅安恬者
也其教人也善因其才而究其器故千里間化之
學者不之字號曰龍岡先生先生朔州人曾大父
遷邢著戶版大父資祿妣韓父彥成妣李農為先
生穎異過人學於樂舜咨劉道濟遂以儒顯娶張

生三子一女先生卒二十七年長子慶雲次子
慶元慶隆女適張德祿孫男四曰壽寧祖寧叔寧
蘭寧孫女二曾孫男三曰長孫昶孫澤孫曾孫女
三先生卒之歲爲延祐丙辰月爲辛卯日爲乙亥
葬之日爲巳丑其兆在唐山之陽云夫含光蘊秀
蹈高遵素惟潔身之士乃能行之惟有道之朝乃
能容之跡其臨菴銘之也宜辭曰
龍岡之支淵淵以池種蓮于茲面我茅茨池水之
清比其風靈蓮花之馨配其德徵猗嗟後生于考
于評仰止斯銘千載而鳴

監察御史韓君墓碣銘

張養浩

君韓姓諱克昌字勵夫汴之太康人其上世遠不
能系大父贊隱德不耀父椿官至淇水巡檢君甫
冠以孝廉辟吏河南陝西二憲司尋登掾刑部歷
臺若省論事据正不撓所至表表有聞後刑部缺
主事衆咸屬或謂資淺執政曰用人耳遂授君其
操履益確嘗有兄弟五人爲盜或論爲強於法皆
死君閱其績愀然曰弟從兄者也今若是不幾族
乎乃議最幼弟減死上之省可其讞闔部嘆服其
他指迷趣緩稽舊蔽新凡所當爲靡遺餘力時長

官有媚其顯者君曰上領其槩下任其繁此自通制余何顯然以疾屢在告衆史軫其憊不煩以細惟重辟則正是爲父之懼事墮職施舉浙西廉訪司經歷丁某自代用是改承務郎太常大樂署令甫上拜監察御史進儒林郎雖力疾就職未嘗辭劇避難建言如皇子師友非人起居注不舉其職覈微政成按言國庠學規省官節財審令慎罰數事皆剴切特務爲慮深遠未幾河東憲司有下劑上者臺臣爲失風憲體奏君即治以訊慨然趣行或以疾止之君曰御史與散員不同吾心視常人

亦異況死生命定顧可以微恙使吾有不職罪耶乃決意往回及半途病果劇以延祐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官于威州陘山驛春秋四十又三訃至公卿大夫士無不悼惜娶董氏一子元善從仕郎濟州判官君性端介峻儀宇讀書務措諸實用論議踔厲臨政稜稜有風望外若自用而理所折衷則舍已從人如弗及故不知者頗以爲狷余爲右司都事時君掾省以嘗共事故知之爲深嗚呼惜其年位不究而止乎此也雖然湛盧豪曹不必陸剗象兕而後知其利肅霜要褻不必路極九有而

後知其良古人韞竒櫃異囿於小官而不獲伸者何限遽曰其才已是可乎哉此余所以器君之賢而又軫其施不廣且悼夫大勲不及書也然有其具而未盡其用則有非我所能必者庸何傷哉庸何傷哉是爲銘

吏部員外郎鄭君墓碣銘

虞集

鄭君諱大中字義甫早學於鄉校稍長推擇補中書戶部令史歷詹事掾史出官登仕郎納綿總管府經歷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嘗因事得見

仁宗偉其人目左右問其姓名是時

仁宗愛尚文學常不次擢拔材雋於衆人之中人亦率更名所居業以自傳會驟得顯用者甚衆而君略不少自銜鬻才得爲中書掾掌選調陞吏部主事以廉敏爲丞相器重而君丁內艱去國服闋除東平路推官終更又除嘉興路推官甫召爲吏部員外郎官奉政大夫且嚮用出調廣東官於江西歸至京師以疾卒泰定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五公材行過人視當世顯用者未見其遽相遠數寘省部要地皆不得久又常以文書爲

國朝子美卷五十五
職業事無專制獨為推官時東平屬縣東阿誣民
為盜者獄具矣理出之壽張童子以杖為戲誤中
人死縣論以殺人之罪君持不可刑部是其議山
東大水民多徙死擲君賑給者多全活嘉興浙大
郡獄尤夥君決遣之數月迺至無事憲府以其狀
薦之其治績可推見者如此娶何氏封真定縣君
三子重承事郎太常禮儀院太祝量野未仕三女
皆幼重為國子生時與今史官蘇天爵為同舍而
集為博士故其墓君於真定之三家原也以天爵
所述狀來請銘按君之先世本契丹貴族石抹氏

後改從漢言曰蕭氏者是也有仕金為謀克謀克
者金人之言謂帥百夫則冠以謀克為官名云貞
祐南遷以其兵戍洛正大康寅國朝兵至戰死其
配楊氏亦以兵死而其子顯七歲矣為千戶鄭公
所得鄭異其資不凡以歸與妻霍夫人鞠育之千
戶公竟無子而歿遂以為子因姓鄭氏而母事霍
夫人終身有恩禮是為君之考以君貴贈奉政大
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真定縣子妣尹氏贈真定
縣君而君又有兄大章中順大夫濟南萊蕪鐵冶
提舉與君齊名而皆不究其用書之俾後世知

鄭氏有以石抹氏改者自真定諱顯者始其銘曰
氏族之興氣禪體承似續祠烝匪信曷徵維鄭有
良吏維遼是自銜德懷誼不敢叙其紀爰著因始
俾永詒孫子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碣銘

虞集

東明李先生爲國子助教時集後至與先生爲同
官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
授之經懃款有程方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爲
貴集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可及以自勵方是
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

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
公赫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
私謁處士張子素好立竒行自表樹匏冠布衣刺
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
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都
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馬以
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誚
以爲不當靳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
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
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元公皆以文學自任一見

驚異即列薦之于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奉常復得為同朝集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為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為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阿朮魯收授軍民招

撫使生庭玉鄆城令先生其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幼嗜學休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學詩久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加子矣其為義理之學乎先生乃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驚驚未執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畱居嵩穎間讀書三年而後歸為郡學錄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學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除臨朐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年六十有

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
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
氏故太醫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
其夫教其子以有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
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
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思柔孫三人
洙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以
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黃頭里之先塋
先生雅好巖壑而所居遠於山得竒石積諸齋前
以爲山日對之吟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藁

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集西林者先生所居
也銘曰

先生之容鬱乎山岳之蒼蒼先生之懷浩乎河海
之泱泱用世不多斂而歸藏子以文興于先有光
我表西林來者不忘

征行百戶劉君墓碣銘

馬祖常

趙郡蘇天爵述其外大父劉君行實乞銘於馬祖
常曰先姓武功郡君昔安樂時念其父不忘懼其
善不傳而名遂泯泯也嘗以語天爵迨先姓棄世
外大父終不得銘天爵蒙慈母之教誨粗有樹立

於時圖所以繼親之志者天爵其可不勉祖常曰孰無親乎孝於親之身者尚矣矧又能思廣其親之志乎乃爲之序而銘之序曰劉君諱成字立甫貌魁岸竒偉讀書涉大義不事章句歲壬子國家初籍民田襄鄧間君與其兄俱在行中兄弟勤穡事每代兄作勞田官稱之久之從伐襄陽先登授百夫長嘗率數十騎略武當宋邏兵四合屢突圍出皆不勝或欲降君殺馬爲食居數日不降宋人疑其有誘各引去衆服其勇丞相伯顏將大軍渡鄂州江命別將阿里海涯率萬戶張興祖軍分徇

湖廣地君復與其兄從破羅飛文才喻周隆黃必達張虎諸軍薄靜江兄中瘴毒死君扶其柩而北塋既襄事輒屏迹田野課僮種樹畜牧耕桑衣食以自給於湖南遇兵倖一儒生黎姓用金購之曰此儒生不善力役歸我我將俾爲弟子師果同歸教諸子於鄉餘所全活者衆此儒生其一也享年八十有四以延祐三年正月十又二日卒葬真定平樂原先考萬戶府君之兆考諱義起行伍元帥史天倪辟署權黑軍萬戶會副將武仙殺元帥叛即從元帥弟丞相天澤擊走仙轉戰兩河平金有功

姓夫人孟氏夫人董氏前君廿六年卒子二人曰
寓曰海孫二人曰允中曰弘中女一人故中憲大
夫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志道之夫人追
封武功郡君今奎章閣授經郎天爵之母也女孫
四人一適奉訓大夫萬盈倉使李恕一適張林一
適侯閻其一幼也世本歷城人金季山東河朔兵
興賊雜蹂躪醢其民獨真定城完君之考因占籍
焉而今爲真定人者自其考始郎中蘇志道年少
日君識其爲令器以女歸之後其甥天爵又以文
學進有官于朝孝而能成母之志俾其外氏之官

閔世次刻於金石者竟賴其力焉銘也無愧銘曰
振振劉姓考室真定挺身堯鑿而官弗崇雖則弗
崇勇也匪躬斬馬啖卒出金購士其謀則懿其惠
則侈其迪其啓以多孫子女實命婦副笄封君出
甥維彥日肆於文克表外氏績茲勞功刻詩墓門
維以亢宗

監黃池稅務王君墓碣銘

馬祖常

王君元父既歿之十一年其子國史院編修官沂
茹哀請於馬祖常曰子與予同登進士第又同官
于朝先人生世以迄于卒其行誼無愧而終齟齬

以不合於時者子能知之其宜揭以傳後者子宜
爲文沂之述諸狀者子宜加詳焉按王氏出姬姓
周畢公高裔孫萬事晉更十世得列爲諸侯滅於
秦子孫徙雲中地今之弘州六世祖遼戶部侍郎
山甫始著於家諱子三人曰元節密州觀察判官
生詡金左司員外郎以文學稱蓋世閱遠矣曾祖
諱銳金尚書戶部員外郎祖諱國綱金監察御史
使河中詰總帥完顏仲德戰敗死節考諱振艱關
轉徙占籍真定力學底行起家至江南荆西道提
刑按察司經歷配丁氏有子三人長諱宗禮季諱

宗義皆早世仲即君諱某幼目知問學侍經歷君
居浚都爲士子經師尤長於詩詞試浚都文學掾
辟江東道宣慰司令史會使專恣他吏恐諛弗敢
仰視君每以義持之屬歲澇饑群無賴起績溪盜
斂相蔓民不輯寧宣慰司遣君覆視還請蠲徭發
廩以贖昨隸盜遂息進將仕郎宣城縣簿縣北歲
供玉面狸四十畢衆不獲則轉購他邑糜賞毒民
君至請悉罷貢姦民有詭逃田賦者歲取償里胥
吏循格不究君一正其籍乃建孔子廟築壇崇社
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川有梁田有溝道

有寓望吏徒有畏而弗肆民知有政而趨功監司
郡守爭爲鼓譽江湘行省屬錄寧國太平二郡囚
又屬覈考江陰錢穀他州縣訟累歲不決者多以
屬君所試悉有能聲江陰盜有枉爲脅誅者吏黨
按之既誣服已君反覆得其情爲具獄白行省事
上中書移刑部刑部允君議遭脅誅者得免死南
陵縣僧以貲雄持縣短長堰溪水溉私田霖潦水
溢則漂沒崩蕩邑人訴於縣吏懼莫能施行君詣
視毀之老幼至撫手拜慰且曰君出一鄉於魚蟹
矣未幾擢江浙行中書省掾曹無壻事適湘西廉

問官與君素同里少持氣不相下頗嫉君君又不
自詘以希合乃風旨豪梗羅織君以是坐誣免不
辨起除瑞州平準庫使不就改仁和鹽場司丞又
不就家居數歲又改除平江行用庫使州縣趣曰
君所與游畫一時知名大夫士咸燭君寃而君終
不自訟就使終不赴執與君直乎忍是一往而無
變君素守以流於物將推歷君之迹當不誣矣寧
無爲君采於有司也君不獲已就官久之自免歸
階前資遷承事郎監黃池務稅以至治三年五月
十三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七以某年月日葬於

某州某里之原娶把氏潁州判官時之女男三人
澄沂洙女一人適浙東廉訪使侍其同朝之子通
孫男二遷善崇善孫女二人皆幼君甫冠即自立
勤苦爲文章履其身以莊儉亦未嘗過爲崖機其
官業行已之略一皆自信不妄計進取少顧時人
之所爲而亦以此稱之然亦以此嫉之至大間嘗
爲書言任人別邪正養民重守令法不可輕更令
不可輕出期少施於朝廷而書不果上執政聞君
名私使人致款欲官之錢監君知不足與共事卒
謝去後果敗而君益畜其學以老不克用鉅公聞

人累薦君才宜理劇文學宜館職皆不報屏居錢
唐詩書尊俎詠詞息偃泊然無豪髮世俗慮撫育
諸孤子姝誠愛天至而急人之窮獎人之善汲汲
焉猶負宿諾而抱隱痛皆他人所難而君爲之不
知爲有德尤人之所難也其所著有政要書十二
篇陶詩注三卷詩一卷嗚呼天興之變國土厓裂
焚剽翦薙不百年而金之名家善士之子孫遺子
不數戶矣初御史君以直節死人惜其未能大用
於時夫固知經歷君之起王氏也經歷君位不配
其德以歿于今凡幾年而承事君又斥不用君子

悼曰不幸然孰知後世之將昌且久歟今所以進士入官有古學方嚮於用而克濟其美於未艾豈其碩大光顯又將在茲歟是宜爲銘銘所以使後世爲善者不怠也銘曰

冕弗媠也玉有玦也一擯不用有子哲也彪炳而文立其嶸也載善於銘行安轍也

處士甄君墓碣銘

宋本

應奉翰林文字真定蘇天爵伯脩父持所著處士甄君行狀求銘其墓曰君鄉之先達諱昌祖字茂先師侍其先生軸交秋礪王公憚俾天爵狀以謁

銘子者其子恒志也銘曰

舜胄氏甄代遐邇君世有繫遠益略茂先昌祖字諱錯無極從恒遂地著曾祖公亮德潛爍祖讓事金刺嵩洛考用致位民部幕妣劉繼王淑相若君讀六經得大約母王滄瀆老致樂築亭訪山在負郭木石與居隱操掣師軸友憚敬不謹言倍行過期救藥經史傳集浩以博重屋冊示尊閣修名疇然日孔炤蜀憲聘掾以養却戊申月正體魄落歲六十二瘞諸俗儷代之王賢以媠胤恒補吏晉臬擢女章變兮死未幼子子克敏齒踰弱王侯不

事斯道卓幹母之蠱子職恪懿君學易協準獲顧
親小祿辭不諾惟古逸遺名不鏘賴士載辭傳磊
砢抑本茲銘不已作誰之言者蘇天爵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五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六

墓表

錦峯王先生墓表

楊奐

先生姓王氏諱仲元字清卿家平陰廣道先生之
猶子明道先生之子世以儒道著一時名公鉅人
若党懷英趙胤皆師尊之先生舉進士有聲承安
五年四舉推恩資高雅清苦寡言咲無雜賓嘗知
阿干縣憲司以簡靜聞退食擁琴書不出正襟危
坐似與世相忘也遇會心者雖對談竟日未聞涉
貴游可喜事人信其為古君子也而書名尤重小

指介歐虞間用薦者名應奉翰林文字同進士入
王堂自先生始改陝西東路轉運司鹽鐵判官適
書藍田山碑飲王漿偶得疾死于官舍貞祐四年
也死之日家無餘貲棗葬城南鴈塔之陰隣永平
王尚書擴墓經兵寺宇廢盪荆棘埋沒迷所在後
三十八年尚書子元卿至審其在墓西十五步初
元卿許並負而東既而恐親族零落無可歸甲寅
五月九日奉天楊奐感念平素會長安邳邦用楊
天德來獻臣同德張琚高唐趙安世浙津張傲燕
南毛居仁耿都陳父雲中孟攀麟太華郭時中鄧

郊范文炳平陸負擇加以衣衾藏之故穴蓋有待也

卓行劉先生墓表

王暉

先生諱德淵字道濟襄國內丘人性癖直有操守
好學能自刻厲及游漳南王先生門思索辨惑等
說自是饜飫史學為專門之業非禮義不妄言動
一介不取於人朋友死雖千里遠徒步必至觀前
賢竒蹟偉行擊節嘆賞而不能自己至椎耕午以
饗竒王殺乘馬而祭昭烈其或憫時之艱急人之
難切於已私而不置也始則人大以為異既而疑
焉終迺歎服曰先生篤行直躬守死善道者也此

國朝文苑卷五十一
渡後赴戊戌試魁河北西路逮中統建元三府辟
其行能授翰林待制晚節知圓鑿方枘不能與時
匱匱乃以所成成就學者立言傳後著三爲書數
萬言其說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本爲聖賢立法
敷析溫公通鑑數百條扶翊章武俾承正統及見
考亭綱目書多所脗合沾沾而喜曰吾天地間可
謂不孤矣又通古文奇字士多傳習之凡經指授
者雖節目礫硠表表有所立或惜其獨善不顯諸
用然振衰善俗激厲後人多矣太保劉公左轄張
公以鄉曲義來周卹皆却之曰吾非踽踽涼涼聞

然媚於世者也至有以禮願交而弗之允者魯齋
許公每道邢必式間致恭而去壬子秋予始見先
生於昨對榻學館夜半欵起撼予曰吾於漢丞相
亮論議際有所得惜不並時當有說云云至元壬
午予按部東儀謁先生於天貺齋棲遲蓬華心融
一天自樂其樂英發之氣至老不衰先生近何述
曰適作四亮辨天府七星挽章予以張皇幽眇振
濯漢靈一何壯也臨訣握予手曰吾耄矣斯文未
喪子其自將旣而聞卧疾慮乏調養詢諸友生始
知先生有子樸早世女孫一適康氏子新婦女孫

皆不聽侍疾卒年七十有八時至元丙戌九月二十
十二日也葬順德之西丘里後十五年晚進王寧
合鄉國議來請曰先生學貫三才養素立園行媿
於古人望高乎一世沒當易名用垂光範予謂寧
曰士風之不振也久矣安得高風古節如先生者
哉昔孟東野以詩鳴唐張籍私謚曰貞耀程伯淳
以道自任潞公揭之曰明道今板二例如以卓行
加之則名與行爲顯允矣門生戶部尚書戎益礪
石表墓以圖不朽翰林學士汲郡王惲爲之表

孝子田君墓表

劉因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
爲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
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爲時
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
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
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
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
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
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
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

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爲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爲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爲多而

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慚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爲之泣下終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爲之訪諸故老探諸小說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馬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爲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火未暇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

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
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水傷
脛至血出發母冢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
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爽
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
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
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
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
不朽爲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
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忍

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爲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
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
喬母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爲韓
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
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藪焉
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纍雖丘匪丘
者存有圓雖石匪石維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
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匪人
故宋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徐琰

國朝自至元初元用兵襄漢以來驛書狎至日告
克捷既下襄陽渡大江所向風靡有城郭封疆之
任者若崩厥角恐後卒之混一區宇際天薄海罔
不臣妾是雖廟謨雄斷師武臣力之故而江南謀
國用世之士亦從是可知獨時時聞趙卯發死池
州李芾死潭州馬暨死靜江如是者不過十數人
止最後又聞文天祥以宰相使軍前遁海上被執
不屈父乃伏節若可起人意者而於先幾之識前
知之見未之敢論十數年來南士車馳轂擊北來
不絕間坐論對語及其所以亡者則深憂遠計危

言劄論之士亦嘗有之而枋用非人以言為諱抑
而不求求而不聽聽而不用是以馴至此極始知
人謀非盡不臧抑亦國運之有所窮而天命之有
所屬故不得不歸於有德也嗚呼是豈一人之力
一朝之故哉今觀余君恁所狀故宋尚書兵部侍
郎徐公之行則前言信有證不誣公諱卿孫字麒
伸臨江之清江人曾祖源祖大經父森贈宣教郎
妣熊氏贈宜人按狀公在宋朝起身儒科即以治
縣最當時其事蓋不勝書人視以為譜升朝一再
遷為御史為諫官垂三年時其國之事莫急於邊

備初見即以勵人才飭軍政結民心三事爲告襄陽之不守元帥之無謀我軍之在行者猶無不知之而彼相挾私蒙蔽上下略不正其償軍之罰位於朝者視爲軟熟恬不之恠獨公能抗議彈擊第一義已甚可觀繼是累十百疏反覆諄切無非論邊之日言大而不遺其細謀遠而不略於近料事精密置論切宜使吾徒爲其國計亦不過爾取是謀帥而拔李芾於久廢薦文天祥於列郡以襄事而陳李庭芝之決不可用即責時宰陳宜中循行故事如坐而待亡其後或抗節死義或誤國謀身

無一不如其言此則非知人如權衡識時如著龜則世孰能之殆天與爲謀神授之策者乎不用其言而用其身雖簪筆持橐把節持麾於我何加至是公去蓋益遠矣國亡未幾而身亦隨之悲夫余間居坐念自有宇宙以來亡國何限以爲其國之有人則其時其事言之可爲太息以爲無人則斯人斯言散在史傳何國無之而卒亦無抹於須臾之運者信在人則在乎用才者爲何人在天則亦顧延續者之何如耳後有君子論一代興仆之由於千載之上其有取於吾言乎若公之文學政事

散見如狀以非大節所在故不詳錄公生以宋丙戌二月十九日卒以至元庚辰三月十日葬其鄉以至元丁亥十二月廿四日娶楊氏贈宜人繼黃氏封宜人子男二長震先卒次必茂女二豐城李杲廬陵文陞其壻孫男二女三曾孫男三女二異時余參秉江西以脩從祖漢高士之祠于東湖固已起敬公之名節嘗欲列吾宗人之有德有爵者升侑之屬去官不果會文陞來京師一日致其婦兄之辭曰必茂先親歿且塋有年而墓道未表大懼隕越無以顯揚惟公中州典刑以詞翰重一世

敢以不朽為請余知公悉且欲著其可鑒者示後來故不復辭而系之辭曰

亡國之臣莫知所亡一或有知國指為狂由異代觀惟狂惟聖我知其人有死無瞑千載而下其言則存刻表墓門示爾子孫

故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墓表 吳澂

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開慶己未之夏戰死于蜀勇勝軍屯鄂之城外其秋大兵奄至降其軍而侯之妻子在軍中俱徙子生始四歲時世祖皇帝以親王搃兵柄河北董忠獻公從

世祖具知侯在蜀力戰不降狀命公曰佳父必生
佳兒汝其善護視公鞠誨同已子名之曰士龍既
成人仕州縣以廉惠稱追痛其父死節而未白於
世常忽忽不樂及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
史按歷荆楚所至訪其父遺迹有宋士錄國亡之
際能城守野戰死者人各為傳而侯與焉得其傳
又稽諸故老遺黎退卒之口參伍附益歸以語其
友友輯為事狀持示臨川吳澂曰吾父以節死居
北之五年吾母亦死僅存不肖孤一縷之脉大德
壬寅冬具衣冠招吾父之魂與吾母合葬鎮江丹

徒崇德之硯山懼弗克揚先烈將遂沉沒則終天
無涯之痛愈不可塞願有述以表於墓敢以累子
激禮辭許於是請傳與狀而哀侯之所以死嗚呼
歐陽公論五代之臣全節而死者三王彥章其首
彥章北面朱梁蓋路人一旦為君臣歲月甚淺鮮
無足道而弗貳所事百世之公議猶躓之宋三百
年仁義之國豈朱梁比而其季也死宗廟社稷死
城郭封疆求如項籍田橫劉湛諸葛瞻顏杲卿張
巡許遠南霽雲輩一何寥寥耶侯以下官微祿出
入行陳屹屹不挫如此世亦曷嘗無人哉嗚呼唏

矣侯之死以蜀崇慶告急宋大將往援侯率偏師
以前破營壘十數攻蜀之帥號紐隣有善戰聲大
將畏憚得小捷遽謀左次以遁侯見帥深入不惑
驟領數十騎來往有敵輒迎又喜遠追謂其輕脫
可獲也大將逗遛侯率所部獨進進至叙州南平隆
化縣界遇游騎什什伯伯接戰無大勝負日中帥
以精騎數千至侯之衆不滿千人皆敢死士馳突
衝擊力戰不少懾遣卒詣大將求救方引衆趣山
顧望竟不赴侯棄所乘馬立射發無不斃帥兵屢
却然以步敵騎衆寡幾十倍帥兵生力分番迭關

日具戰未罷所殺已過當而侯之兵死傷者十七
八矢貫侯臂裂帛裹創復戰連中數十創創甚矢
盡衆稍稍散逸聚者猶數十人傷重莫能軍侯被
執帥壯其勇期生之侯大罵求速死亦不加害翼日
帥親視其創饋之食與藥侯標去弗受絡置馬上
載以行八日不食至播州土門逼令招城中不行
遇害年五十二帥還都輒對儔黨言喑喑獎嘆曰
好人好人且曰其箭不可當侯之從子二其一失
其名先數歲成巴州戰死其一名燦然後數歲要
隨州歸師至缺破戰死堦王杞守樊城城陷不降

亦死一門死者四人侯光州固始人諱鈞少負奇
氣嗷齷齪儒弊精神事無用語每云讀書了大意
可暇日挾勁弓驅馬出平原曠野指南北東西射
曰大丈夫立功名當以是萬殿帥器之妻以兄女
繇邊郡材技良家子選補軍職隸武定軍屯光徙
屯黃勇勝軍後翔取將於武定而以侯為副其將
後走馬襄陽城上墮城下死侯叱曰大丈夫不為
國死敵而死於是兒女子耳制置使遂以侯代將
充統制官寶祐間蜀歲歲被兵侯往來峽渠開達
等州扞禦用少擊衆數數以多最深入蠻徼築建

城堡化服群獠撫以恩信任事不避艱險類如此
捐軀徇國其素志也而竟以敢戰死嗚呼唏矣夫
人萬氏早卒再娶胡氏生士龍士龍之子澍亦嗜
書慮而周於務嗚呼自古忠臣義士身不食其報
者往往報於其子孫然則侯之後宜大蓋已觀其兆

元氏清河新阡表

元明善

元氏有二一曰衛大夫咄一曰拓跋魏魏之元著
於河南而吾曾祖諱興君家于大名之清河譜系
無所徵據不得上知族里諱興君娶彭氏生子曰
諱泉君曰諱聚君曰諱海君諱泉君娶張氏生子

曰諱信君諱聚君娶楊氏生子曰諱珍君曰諱成
君曰諱玉君諱海君娶高氏生子曰諱天祐君曰
諱進君曰諱瓊君曰諱瑛君曰諱貢君由將仕佐
郎提舉杭州酒使司知事徙蘆瀝鹽場同管勾諱
信君娶楊氏生子曰弼曰德曰恭諱珍君娶張氏
何氏生子曰諱良曰矧今將仕郎高郵屯田提舉
曰諱林曰榮曰瑩曰滂諱成君娶趙氏生子曰巒
曰善諱玉君娶郭氏生子曰通曰福曰嘉諱天祐
君娶胡氏生子曰珪諱進君娶焦氏生子曰諱或
允諱瓊君娶楊氏生子曰諱山曰顯曰世彥曰世

傑曰檜諱瑛君娶張氏生子曰義曰從政今湖廣
行中書省宣使諱貢君娶弭氏生子曰明善以儒
起家由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爲中書省知管差
除掾弼娶王氏生子曰起良娶李氏生子曰賢矧
娶皇父氏生子曰事榮娶丁氏生子曰敏曰懋
娶楊氏生子曰衡曰衍善娶侯氏生子曰岵通娶
李氏生子曰翰福娶閻氏生子曰幹或允娶孫氏
生子曰秀山娶鄒氏生子曰振世彥娶劉氏生子
曰揚世傑娶鄒氏生子曰播義娶任氏生子曰嶠
曰峻明善娶李氏生子曰蒙曰晦諱興君以下莖

于縣城郭西賈莊之東諱天祐君以下別葬新阡
去祖塋西南七十五步仰惟吾祖和厚懿恭懷光
弗耀再世而發于吾考吾兄而明善不肖亦忝朝
命執事機要蓋懼夫族大日遠昧于鏡考而涸先
澤此阡表之所由刻也夫祖澤流衍於冥漠之中
緝學勵行命不逮者有焉趨下漸邪而幸振顯者
理無是也雖然益遠益大垂美無窮豈無其人嗚
呼元氏子孫其可不鑒于茲

蘇府君墓表

鄧文原

蘇氏世居真定之真定縣君之曾大父公彥大父

元老父誠成韞德弗仕君諱榮祖字顯之益樹善
以亢其宗然歲止三十有七寔至元十二年五月
十六日也越四十三年為延祐丁巳君之子志道
官奉直大夫樞密院斷事官經歷秩視五品得追
榮其父母由是制贈榮祖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
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妻吳氏真定縣君咸曰天之
報施善人信遠益有徵哉志道將刻石墓左以昭
被寵光于無斁其子天爵嘗為國子生而余職教
于茲也以君之壻劉從道所著居里行業謁予文
余其可辭按狀君性穎異童齒已若成人從鄉人

賈先生授業讀書一過輒成誦事大父孝疾病湯液必親雖躬溲矢弗厭鄉閭蓋以比古黔婁云大父年高寢必溫一夕誤火其席大父曰吾孫勿異也然猶肉袒謝罪久之早嗜學每歸至夜分戒叩戶者勿亟曰大父方安寢也時南北兵阻售書價視珍貝君得書必手鈔校讎無豪忽舛異廼已曆法自唐一行師推大衍定歲差法後世多倣用之然司曆或失其傳君因金大明曆積算爲書數十篇多易其舊其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卜筮書靡不研蹟尤邃伊洛之旨必以孝弟忠信爲本嘗曰學

貴適用也故素尚操履有古愿直風曾鬻白金於市過友家墜焉友故收之以觀其恚而君神氣自如友徐歸之曰君之量過人遠矣歲疫隣有寡人君爲具藥食至舉家全活里閭之昏嫗喪葬者每從君問禮君援古訓式縷解銖分不爲世俗陰陽家拘忌之說訟者亦就君持平才諳日聞轉運司辟君領真定稅然非其意也賦入有常司征者率利其贏君一無所污末期以大父病歸終孝養者七年而卒大父泣曰天胡奪吾孝孫之亟也朋友族媼皆戚嗟相弔明年大父卒越十年夫人吳氏

卒夫人宋宣和故家婉婉有禮節相其夫克慎中饋既嫠奉舅姑若夫之存君儀容高潔不事表襮處昆弟雍睦衣食不先撫諸弟妹族屬咸盡恩意內外子姓羣從指數百獨通財同爨君卒諸弟稍欲分析吳夫人不能止惟取薄田二頃書數篋皆曰君之教行閨闈若是夫嘗欲辨宗法以合昭穆建家廟以嚴祭祀設門塾以訓鄉之子弟志未就而歿取易家人之上九榜其齋曰威如故學者因號威如先生男二人長即志道次殤或勸君止一息教宜稍從寬君曰教可以愛弛耶故志道由憲

司戶部樞密中書掾長幕僚司畫諾皆以治辦稱女三人長婿即從道次賈玟馮慶孫男五人長天爵力學績文中國子高等調蘄州判官累遷應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餘早世女三人適官天禎張蒙何安道葬以卒之五日墓在府北新市鄉新城原從先塋之兆烏乎人情孰不欲貴且壽也然古之知道者以德崇為貴令名不朽為壽而世之高車駟馬以矜華寵鍊氣服食以希高年卒泯滅堙絕者何可勝道其視賤且夭者相去得失幾何也若君之年與位皆弗克

究厥施而以善終始可不謂賢乎而況教忠有裕
命數哀榮又可慰顯揚之思於無窮云

安先生墓表

袁楠

嗚呼金跽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
辨博長雄爲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
而氣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
傳南劍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
統宗據會纖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僞學造謗
咸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睹
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

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 皇元平江南其書摺載

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粹而

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

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也

劉旣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

汪洋靜邃謂文以載道辭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

言修以立於詩章幽而不傷慕貞潔之實將以自

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證拾於墜簡傳者

益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於句讀之末

旨意斷絕踵謬而莫悟君設對問以辨後作者悔

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
世書繇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爲祠堂以奉四
世邑人化之教人也以持敬爲本解經必毫縷以
祈果知矣必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出
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爲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
也未嘗一見之蓋篤信其書默求以通焉者也劉
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
有侶君無憾矣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
於金曾祖昇不仕祖滔以經童登第金將亡徙真
定因居焉戊戌歲詞賦入等占儒籍考松江東宣

慰司照磨妣劉氏君少敏悟諸父咸器之素多疾
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某日
卒年四十有三娶張氏焦氏子二壘垣女一嫁王
氏是歲葬臺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
學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
不幸士林不幸矣有遺文十卷既塋之十三年門
人蘇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默菴先生天爵從學
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於墓原使有考楠作
而言曰真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
焉文公之學真實紹之侑食于廟于祠無異辭集

賢劉公生愈後闡揚合一劉公功與真公並安君
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盛矣哉春陵之學四方
爲有準矣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二月丁亥翰林直
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會稽袁楠表

王伯益墓表

虞集

皇慶癸丑二月某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
治書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
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贖授其妻
之兄冀州知事莫正已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
殯諸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

文傳之又爲作畫像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
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
以其年月日葬之其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集宜
爲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爲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
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畫羣
兒所授書問難其師其師爲絕席引寘坐側羣兒
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
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
章卜灰木公翰林唐承旨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
爲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

澆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
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常得四品官即
以伯益爲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
繼去世無爲伯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平
章平章事隆福宮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
上客畱署其府爲徽政院照磨調真定錄事陵州
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曰與彰德
田行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
賦詩爲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爲古仙異人冀一得
遇待爲幸閻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

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
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
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
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
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橐中
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
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
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胷中了不
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澹蕭遠如在山
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

者當委身往游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爲知言伯益嘗學脩金丹求神僊又嘗深坐默究爲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爲外境移奪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暮歸坐閱案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鑿未至伯益忽拊几却卧不復言禁鍾不盡一聲趣喚揚載杜本來而復瞑嗚呼若

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羣者耶方伯益在歛集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已事一坐皆欷歔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有可信已烏乎是爲表

稷山段氏阡表

虞集

泰定四年秋天官侍郎段輔出其先世遺文以示集讀而嘆曰嗟夫昔宋失中原文獻隊地蓋爲金

者百數十年材名文藝之士相望乎其間至于明道正誼之學則或鮮傳者矣及其亡也禍亂尤甚斯民之生存無幾況學者乎而河東段氏之學獨行乎揀死扶傷之際卓然一出於正不惑於神怪不畫於淳近有振俗立教之遺風焉嗚呼可謂善自託於不泯者哉於是輔告集曰維段氏世居絳之稷山由輔而上溯其可知者爲前宋司理參軍諱應規十一世矣司理之六世孫爲金武威郡侯諱矩生三子長曰鈞次曰鏞次曰鐸鐸以正隆進士官至華州防禦使武威所因以得封者也鏞先卒

而二人以文行稱謂之河東二段在防禦時隴西李愈作武威墓表五世之內名德並著自武威而至於今又六世矣家學幸可徵焉子爲叙而篆之將刻諸墓道集辱在同朝不敢辭乃按而書之凡李愈氏已表者不具所具者自鈞始鈞生汝舟汝舟生恒恒生克已成已脩已克已成已之幼也禮部尚書趙公秉文識之目之曰二妙成已登正大進士第主宜陽簿及內附朝廷特授平陽提舉學校官不起而克已終隱于家一時諸侯大夫士皆師尊之各有文集數十卷集所爲讀而興嘆者也

克己之子三人思永思誠河中府儒學教授思溫
皇子安西王召爲記室參軍不赴以子輔貴贈中
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河東郡伯成己
之子曰思義平陽路儒學教授四子之孫凡十人
似英甫彥孚輔之兄彛經循順其弟也其九人皆
任有祿位獨輔寂顯以文行選應奉翰林三爲御
史遍歷陝西江南及中臺以司業教國子生判太
常禮儀院尋貳天官譽名日盛君子有望焉嗚呼
自司理君至于今段氏十一傳凡二百有餘年而
代亦三易矣文學之懿前後相屬豈不偉哉彼以

功名富貴赫奕一時者何可勝數然不過一傳再
傳而聲迹俱泯自其子孫有不能知其世視此孰
爲得失哉故爲之銘銘曰

氣蓋世兮慮徧物邈無託兮久焉識眇弱翰兮著
微迹何千年兮如白日翩翩兮弟昆顧余庭兮鞠
存嘉邈兮無悶善自託兮斯文皇肇造兮有區羣
材來兮並驅匪伏兮有待視其家兮多書爰維岳
兮潤流斯河世寢顯兮子孫則多邦人有言兮先
生之家

張進中墓表

王士熙

貴齒尊老之義尚矣古之有天下者皆養之以求
其言居民間則爲父師生于治世涵濡德澤故保
其生也無傷更事知艱故言之發也有則厥後三
老董公見舉大義之時沛中父老預歌舞成功之
日斯老者之著明于世者也 聖朝建都燕山民
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敦茂厖碩朝廷優之徭役勿
事歲時得陞殿上上

皇帝壽每大朝會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
唯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憤博褐從容暇裕
以齒後先門者不加誰何俟百官退乃陟峻陞承

清光歸而娛嬉井陌或騎或步更過飲食和氣粹
如大駕出宮則厖眉黃髮序勾陳環衛間見者咸
曰樂哉太平之民也張進中居京師有年耆老之
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爲筆其爲筆也管以豎竹毫
以鼯鼠極精銳宜書人爭售之由是四方咸知進
中名得其一者以爲珍異而尚方時有所需非進
中所爲者不用也進中自持筆以入必賜以酒年
益高被璽書蠲其徭役至八十以終時延祐七年
某月某日也塋宛平縣岡村妻某氏子某余識京
師耆老多矣所敬者唯君及何失失家善織紗縠

最能爲詩充然有得如宋陸務觀可傳也日出買
絲騎驢歌吟道中指意良遠張君雅重厚毅然有
容坐室中自珍其筆有來求之者目其貌非儒生
雖多予價終不肯出其善者畀之學士先生如淇
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吳中趙子昂皆與之善三
家皆世稱善書者其知君良有以夫今何君張君
相繼以隕求似者未之見嗚呼生治世以樂其身
不必仕之及也擅一藝以壽其名不必文之多也
張君亦何憾焉揭辭墓前用以告來者

真定張君墓表

宋本

真定之真定縣人曰張君諱德林字茂卿夙喪怙
恃兄弟衆且貧既長遂贅壻子郡董氏董氏多財
無子委君家事君長治生久之資益饒又哀董宗
將絕爲外舅妾皆死君夫婦鞠笥保抱乳哺之壯
云幾何外舅妾皆死君夫婦鞠笥保抱乳哺之壯
悉致家貲以去笥力畱同居不可乃與田百畝屋
一區爲報君課家人耕蠶以自衣食至治元年七
月十四日病卒年六十四至順二年某月某日葬
縣之新市鄉安封原子男一人天佑和寧路儒學
正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監察御史蘇天爵次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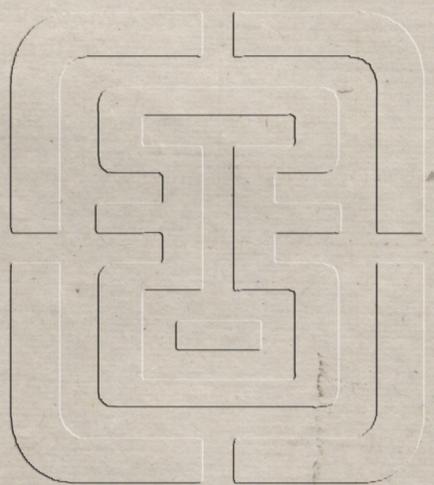
郡士宮思敬孫男二中立中和曰蘇君持君事狀
告子曰昔杭有富民病且死子生甫三歲遺命塔
主家產它時子取三塔取七子長而訟乖崖張公
爲守曰使遺命子七則死塔手矣苟無剛明若張
公者則子受屈無疑今張君非迫於孤子之愬非
怵於官府禁令非不理於鄉黨親戚之口慨然舍
所已據遺諸不爭求之時俗亦鮮矣能爲我文以
表其墓爲齊民勸乎苟得之將歸刻諸石予諾而
未遂蘇君再請三請且歲餘不懈時蘇君室恒山
郡君者已亡予憐其拳拳故妻之父若是乃最其

事之概附以卒葬歲月子女孫息之數而系以論
曰古未有贅壻秦黔首家貧子壯則出贅始見史
傳實弊俗也妻之家不以骨肉視贅壻雖贅壻亦
自不以我爲妻家骨肉張延賞韋臯猶爾矧餘人
乎陽爲翁翁熱而陰相漠然者爭鬪相責望者皆
有之蓋實非骨肉而然也故有國者至發民贅壻
爲卒將以用其憤忿不平勤勞困苦之氣耳至財
者則又民之心也百金之產出入掌握可沒齒溫
飽贅壻於妻之父母之子何有於戲處非骨肉之
地當風俗世下之時而張君出焉真鮮哉方以杭

民之訟則大非其倫彼富民者懼死其子於已生而君則求董之子於未有詎不相萬萬哉當買妾時君固已無心於其所殖不待推致於筭而後知也然予又有感於蘇君者昔予大父亦壻京師富民張氏張亦無子約曰死後園田屋室金帛皆子物數歲測室育子大父告去張翁媪驚曰何至是縱有子女不當得產之半耶大父曰某不欲處嫌地竟去舊當狀其事洎其餘行實欲求當世有文者表著金石未能也孫於祖顧久有闕然者蘇君乃能以斯先我豈天賞君盡心外舅而生蘇君俾

豈弟親親女以君女而取報乎則鄉所謂弊俗者鎮定之間由董張蘇三氏可少湔矣用於世而觀民風者過君墓道以讀是尚有徵焉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六



國子監印
卷之五十六
時君國
而君則
民之
物數
月風香
歸文之問
由董
張三
丹石
少商
夫用
谷母
而
廉
廉
文
公
考
文
而
用
時
平
傾
機
液
能
藥
谷
首

